稼亭 天

稼亭先生年譜

大德二年	戊戌	七月壬寅公生
延祐四年	丁巳	由擧子科 朴孝修監試
延祐七年	庚申	秋中秀才科第二名益齋先生李齊賢知貢擧朴孝修同知貢擧 調福州司錄叅軍事
泰定三年	丙寅	秋中征東省鄕試第一名

元三年 丁丑	至元四年 戊寅	至元五年 己卯	至元六年 庚辰	至正元年 辛巳
授儒林郎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夏拜中顯大夫成均祭酒藝文館提學知製教		春拜正順大夫判典校寺事藝文館提學知製教		賫征東省賀改元表赴京師因留居

至正二年壬午		
至正三年癸未	授奉訓大夫中瑞司典簿	
至正四年甲申		
至正五年乙酉	扈駕上都	冬拜奉翊大夫判典校寺事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上護軍 又拜奉翊大夫密直副使館職如前
至正六年丙戌	頒朔本省	春拜同知密直司事 又拜知密直司事 夏拜匡靖大夫政堂文學進賢館提學知春秋館事上護軍 秋拜重大匡韓山君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

至正七年丁亥	還京師	冬同知貢舉取金仁琯等三十三人
至正八年戊子	中書叅監倉	夏拜匡靖大夫都僉議贊成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上護軍 是年東還
至正九年己丑		[illegible]關東
至正十年庚寅	授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至正十一年辛卯		正月一日卒 贈謚文孝公

稼亭先生文集目錄

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男李穡編

卷之一

雜著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記

碑

卷之七

説

題跋

銘讃

卷之八

書

啓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表牋

卷之十一

祭文

墓誌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卷之十五

律詩

卷之十六

律詩

和張生七夕　九日諸公見過小酌
送辛代言東歸　題伯脩叅議幽溪堂
寄洪文野理問　寄賀崔春軒
寄仲始思補　與諸生遊西山
寄崔浹兩蕉訪　壬午歲寒食
留金敬先　次韻答順菴
六月十五遊西湖　七夕
途中避雨有感　中秋翫月
觀新河放水　九月十五夜
寄文野郎中　秋雨獨坐

卷之十七

律詩

律詩

卷之十九
律詩

律詩

三陟西樓八詠次韻

詞

稼亭先生文集目錄終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一

雜著

原水旱

水旱果天數乎果人事乎堯湯未免天數也休咎有徵人事也古之人修人事以應天數故有九七年之戹而民不病後之人委天數而廢人事故一二年之災而民已轉于溝壑矣國家非惟省歲月日且有儲備人事可謂修矣自去年之水旱而民甚病多方救療之不得其要何哉嘗聞之父老曰務民務粟食飢飲渴僅足以紓目前之急若欲因其已然之迹而防

其末然之患盡亦究其原夫民之寄命者有司凡有利害必赴而訴之若子於父母然父母之於子祛其害而已豈計其利己乎今之有司則不然設二人爭訟甲若有錢乙便無理其民安得不死寃其氣安得不傷和乎此所由召水旱也監有司曰監司凡有貪贓即按而誅賞之監監司曰監察凡有賢否即察而黜陟之今皆不然間有志古者反不見容於時盖今日之監司即前日監察今日之監察即前日有司相扳援相蔽覆故如此苟使今之民一見古之有司今之有司一見古之監司今之監司一見古之監察則

吾赤子庶免溝壑矣然則天數也人事也其要去貪而已如欲去貪則有成憲具在舉而行之在乎寧天下者耳作原水旱

趙苞忠孝論

君親果有先後乎聖人已言之忠孝果無本末乎余不得不辨焉孔子序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君親之分不得無先後者也出以事君入以事親本之性行之身以立於天地之間者忠與孝也昧乎

此則禽獸矣孔子又曰事親孝故忠可以移於君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夫忠孝者仁義之事事二而理一雖以所處之勢不一而有緩急之不同其本末蓋有秩然而不可紊者略舉古人已行之事明之吳起戰國之能士也棄母以求仕殺妻以求將起之殘忍薄行於忠孝何責焉王陵西漢之名臣也項王質其母以招陵陵不肯往然其母先斷以義以勉之此則陵之責輕矣非惟士夫為然高帝之與項羽爭天下也羽置太公俎上欲烹以趣降高帝則曰幸分我一杯羹高帝雖失言然

為天下者不顧家此其說猶在也至若趙苞殺母與妻以全一城君子許之稱其獨行余竊惑焉初苞守遼西使迎母值鮮卑入寇取其母及妻子質戮以擊之苞悲號謂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顧私恩以毀忠義其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破賊母妻皆為所害苞歸葬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臣也殺母以全義非孝子也遂歐血而死君子之有取焉者此也此則苞之於忠孝可謂兩得者也盖其意則以為苟以親故屈膝於賊失其所守之地之民則其為負漢多矣故寧

負母與妻子而敢爲之既已爲之則曰漢則不負矣吾母死於賊吾妻子死於賊而吾身獨全享功以光榮是賣親以食其異於吳起者幾何於是乎歐血而死其臨危取舍可謂審詳矣然於先後本末有未盡焉者毋不能先斷以義若陵母之伏劒而苞乃曰義不顧恩則是苞先絶之也其母勉之之言豈非出於不得已耶况勝敗難期又安知其身之不并肉於賊手乎幸而全其身全其地全其民而毋與妻子不可得全則終亦自殞其身其視王陵助基大漢卒以安劉功大名義者霄壤不侔矣且劉項之際勝負呼吸

之間而天下之向背民生之治亂係焉故高帝嘗負
父與妻子而敢為之既已為之則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以天下養親其為孝何如也然先後本末猶有未
盡焉者其敢為而能為之者特幸耳或問孟子曰舜
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
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
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如棄弊屣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此雖
設辭據理處事則不過如是而已故先儒有云疑義
之言天地不容苞乃一郡守耳所守不過百里之地

一郡之民全而有之敗而失之漢不為之安危况當此之時主昏臣佞忠良殄滅黎庶塗炭敎化大壞如洪水橫流不可隄防如病在膏肓鍼藥之所不及豈君子食君食衣君衣捐軀立功之秋也苞以區區節義惟知食祿不避難之為是而不知助桀富桀之為非知殺毋市功之為忠而不知保身事親之為孝虛慕王陵之賢實獲吳起之忍當不可為之時為不必為之事故曰苞於忠孝有未盡焉者此也然則為苞之計奈何曰以孟子竊負而逃樂而忘天下之義處事則天理人欲之公私判然矣以孔子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之道處身則無倉卒一朝之患矣趙苞之事有關於名教而不可不辨故有是說焉

後漢三賢贊并序

余讀史至後漢靈帝紀天下之所謂名賢皆指為鉤黨而殄滅之無餘嗚呼禍亂至此極耶其間潔身遯言不罹其禍者蓋無幾人耳掇其尤章章者為文以贊之

大原林宗郭泰其名博學通朗初游洛陽一見嗟異符融之明因介李膺名聲流行送車千兩仙舟還鄉周游奬訓屠沽俾臧慰原戒允友容師香墮甑知杜

擲杯見情不納宋冲孺子是聽不可師友知者毀謗
全身濁世人師道光未見其匹嗚呼先生
孺子徐穉豫章其鄉非力不食家貧自耕人服其德
帝徵不行陳蕃見請一榻相迎屢辟公府不往何傷
召之不往負笈赴喪四方名士會吊黃瓊始不我知
衆後乃驚李偉追之歡如平生不答國事稼穡其詳
林宗不言智愚孰明嗚呼賢哉世仰遺芳
至行純嘿陳留仇香四十無聞鄉黨以輕強而乃仕
爲長蒲亭德化陳元世始知名厥初元母不慈而生
告以不孝香乃大驚自咎不化譬之至誠母子如初

慈孝方彰考城王奐輟奉貲行使入大學學業以成林宗師事其道乃光不起終家嗚呼世英

吊黨錮文并序

杜門讀書尚論古人此不遇時者之所為也先儒有云吊古泣舊史余於黨錮傳有感焉為文以吊之

致君澤民兮君子所期藏器於身兮動必以時嗟彼黨人兮使余歔欷昔恭顯之得志兮搆炎正之中微自古憸人之柄用兮不誤國者幾希苟讒說之殄行兮雖聖智而低眉嗟群賢之不量其力兮將口舌以是非四海之橫流兮思側手以障之大厦之將傾兮

非弱枝之所支呑舟制於螻蟻兮蝘蜓敖彼蛟螭荊棘變爲蘭茝兮嫫母妬其西施天地易位兮否泰相推望之昔死兮漢業以衰陳蕃今亡兮不去何爲用晦而明兮保身之機君厨後及兮標榜者誰李杜之齊名兮范母之不疑皇甫之耻兮小黠大癡林宗言遜兮卓屠見幾全身遠害兮亂世之師蘭以香而自焚珠潜淵而莫知嗟黨人之不辰兮亦天命之所宜

釋疑

人之疑已以所無必明之可也然或有不必者盖急則其疑益甚緩之然後自有可解之理焉有女奴爲

其主乳兒著旣而有身旣免而覺其主毋怒將撻而鞫之曰凡乳法絶諱男子爲其懷孕而妨於所乳也汝罪一自汝乳兒足不令出閾日夜抱負在室敢爾納人汝罪二女奴恐且作朦眛語則指其主夫主毋默不復言時主夫方游燕半歲而歸聞其言曰噫吾於義者尚不近況汝乎雖然吾豈與汝辨者其後女奴亦不自首主毋疑終不釋而主夫自若也予聞而釋之曰縱使女奴自首予知主毋之疑不可卽釋宜主夫之自若也直不疑之償同舍亡金豈逆料其誤持者出而己得以明之耶其意蓋曰人之疑我者以

素行不能取信於人也吾非不知憤憤其心譊譊其口訟之官府質之神明期於必明而後已吾寧外受虛名而內修實德積而發之而人皆心服焉則雖真為盜而今日之義足以蓋前日之愆況其所無者乎此古人貴於自反也苟自反而信之天地鬼神將信之吾於人何慮之為然就所無中有不必明者又有難明之者若撾婦翁審其無妻則可知矣若曾參殺人知其非真曾參則可明矣聞之而易疑疑之而難辨辨之而愈文者惟姦盜為然作律者尤嚴其條凡耳聞之而心疑之者禁不問然其疑之在人心者非

法令所可過則不若不明之為愈也故不疑敢為之
若真為然者又幸其誤持者之歸於是金主自恨疑
之之失無地以措身無面目以視人而不疑長者之
譽鵠一時而溢於簡冊主夫之自信蓋近之余又因
惡其女奴之規自免而嫁惡於主夫也此足為為人
下者之戒耳夫婢妾之於主子之於父母臣之於君
其義一也聞之蘇秦曰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人者
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
居三日而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而進之妾欲言之則
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夫也於是乎

侄僵而棄酒主夫怒笞其妾五十此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今此女奴以詐免罪又欲搆釁於主父母嗚呼小人之心真可畏哉主夫三韓名家號陽坡先生者與余善今之同在都下也語次及其事一莞之餘作釋疑因引季子之言以爲爲人下者之規

節婦曹氏傳

節婦曹氏遂寧縣人也至元庚午五月廿六日忠敬王自江華復都松京時將軍洪文系等誅權臣誤國者用復政于王六月初一日權臣家兵神衛等軍擁承化侯將圖不軌乃驅臣僚軍士未及渡江者航海

而南軸轤相接曺生六歲隨其父隊尉子丕在行中
賊至半塗僞置官僚自宰執至于將校以誘其脇從
以丕有智謀膂力超授別將丕以計得脫還京後賊
敗至婦女小兒死鋒鏑溺海水殆盡餘爲天兵所虜
去惟丕同舟人老幼皆全活丕即還又隷官軍攻賊
至耽羅辛未冬死之曺十三適隊尉韓甫生一女其
舅壽寧宮錄事光秀東征日本辛巳夏死軍中辛卯
夏甫又死哈丹兵曺既寡從姊及其女子適人乃從
女女生一男一女而又早死則從孫女居至今曺未
三十夫父舅連歿戰陣間寡居五十年日夜勤女工

衣食女若孫使不失所而賓婚喪祭之用是紿年已七十七猶康強無恙性又聰慧說在賊中時及近世治亂衣冠族姓事歷歷無遺失余所居即曹氏舊宅又孫女壻前監察糾正李養直與余同年秀才故聞其事甚詳余嘗游中國見以貞節旌表門閭相望初惟其多也伏惟朝廷以無其節有其財或冒名規避征役每令察官憲司責問有司乃知厚人倫敦風俗之美意也使如曹氏得聞于朝將大書特書溢於簡冊光於州閭豈終湮沒者哉史氏曰婦人守三從之義斯盡其道矣曹父與夫皆死社稷之役而無其子

妙年而寡抱節至老官不為恤人不見知悲夫惟天道不僭宜其康強壽考也

策問

問洪範八政食居其首而貨次焉盖食者民之天其所謂貨者何物耶以為錢幣則於四代之書不著其名何也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居其一其法始於何時耶管子曰湯以莊山之金作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盖其初緣凶年而作以救民耳然則穀帛為本錢幣為末後世遂重其末而輕其本何也其大小輕重屢更屢易史具可見所謂三銖半兩五銖何者得中

歟先儒論錢之弊有欲全廢而用穀帛者其說可行
歟自楮幣盛行而錢幣不行其法亦始於何時歟原
其所自盖以錢為毋以楮為子不過權一時之宜耳
今乃廢其毋而用其子何也恭惟皇元功成治定制
禮作樂至於錢幣獨因近世之陋可乎謀國之臣獻
議之士每以兼行錢楮以權輕重為言錢終不可用
歟錢雖不行而民間猶用之而有司不之禁為其便
於民歟錢有鼓鑄之難而私鑄者尚多楮有工墨之
易而偽造者彌衆雖處以極刑而不能禁將何以救
其弊乎本國舊無錢法惟用銀幣法久弊生日至於

輕今則廢而不行比來國用漸匱民生漸窘非由錢
幣之廢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貨幣亦一
大成法也廢而不用可乎今將農用食貨之政使本
末相權上下與足其術安在諸生以經術舉將貢子
天庭亦通古制而識時務請詳其說

問唐虞三代之法百王之所折衷而刑又法之大者
也虞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此其唐虞之所制者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於何
考其制歟周官三典穆王呂刑亦合於唐虞乎古法

悉變子嬴卒以暴虐亡商君之變法也秦人大悅何
也漢興高帝入關約法三章人又大悅漢之三章何
所本歟蕭何之九章不本於秦歟文帝始除肉刑後
世非之而不復用何也武帝以降禁網寖密人不堪
之而漢業久長其異於秦者何事歟前乎秦則有春
秋之國皆無可取者歟後乎漢則有三國南北朝猶
有可取者歟後之論治亂者曰秦隋漢唐其法皆同
乎歟惟皇元接宋金遼蠲衡其弊猶有因循者乎列
聖之制法令之實漢唐之所未有先有大元通制後
有至正條格欽恤之意誠不愧於唐虞矣然今之吏

多用例律其不如例乎例或無其條則求之律律若並其文將於何求之歟欲臻唐虞三代之治必用其法使不駭于今不泥于古其道何繇本國立法已久重於變更比來政出多門人不奉法或於用刑之際繩之以元朝之法則有司拱手而不敢言或曰世皇有訓毋變國俗或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欲上不違條格下不失舊章使刑法歸一而人不苟免其要安在諸生將以試有用之學若曰吾儒事詩書安用法律則有司所不取

石問

客問物有堅確不變與天地相終者子知之乎曰天地儲靈萬物旣蒙惟人最靈而蠻狄禽獸次之彼山之高海之深亦物之大者也至草木洪纖動植悉在其中是其盈縮代謝之紛紜榮枯啓蟄之雜錯不能不變也若夫本末之眞究細巨之難揣寒暑不能易其質古今無以竭其用惟石一物而已客之言無乃指此乎客曰然然則其所以然者豈無說乎曰太極判而兩儀立聖人生而三才備是之謂盤古當此之時尚猶鴻厖品類未分至後古死而目為日月血為江河骨為丘山而山之峨形石以為衛故曰山骨則

石之生尚矣共工與黃帝戰怒觸不周而天傾女媧氏鍊以補之然後日月星辰得其躔度則石之功大矣若乃屹屹然揷厚坤巖巖然鎭巨海孑立萬仞而物不能撓動幽潛九地而物不能侵壓與天而始共地而終則石之德厚矣虞舜作樂則冠絲竹匏土革木而鳳凰來儀周宣作鼓則歷秦漢魏晋隋唐而鬼神呵衛其爲物也其爲用也可謂奇且偉矣余所知止此耳客曰古之言石者多矣未造淄闖賁石者多矣止於詞賦盍亦作頌形容其功德乎余辭不能客乃援筆而句之曰大哉至哉堪輿精氣生此貞質功

用不既文奇理異煥其經緯方裂圓分施之幾貴可四三才可該衆彙禹鑿龍飛秦驅鹿死碑以紀功勝以表里然而為臼磨而為砥鏡徇佳人鼎隨道士懷智作槽肅慎作矢燕能致雨犀能却水砭肌有益駐顔有髓楚之虎飲羽秦牛舉趾鳥嚼曷歸羊伏豆起戎望夫還或作兄事寧戚之歌載言厥志南山之詩式著其義金嘶從革玉愧貿市雖擲不戒充階是糞惟此神物用隨時異拋之頑璞琢則寶器宗人深藏楚王晚剖今礎廟堂昔關王府體豈有渝用非小補頌爾功德激我肺腑要畀良史流光萬古客既頌而去

矣予退而其辭乃知格物致知理無不在也噫予之序
之所敬幾於怪詭僧孺之所品近於戲謔其他諸字
之說亦不可彈舉而盡取也姑以客之頌而著二篇

竹夫人傳

夫人姓竹名憑渭濱人篔之女也系出於蒼筤氏其先識音律黃帝采擢而典樂焉虞之簫亦其後也蒼筤自昆侖之陰從震方伏羲時與韋氏主文籍大有功子孫皆守業為史官秦之虐也用李斯計焚書坑儒蒼筤之後寖微至漢蔡倫家客楮生者頗學文藝夆時與竹氏游然其人輕薄且好浸潤之譖疾竹氏

剄直偵毫而毀之遂奪其任周有竿亦竹氏後與太公望釣渭濱太公作釣竿曰吾聞大鈎無鈎鈎之大小在由直直者可以釣國曲者不過得魚也太公從之後果為文王師封於齊舉竿賢以渭濱為食邑此竹氏渭濱之所起也今子孫尚多若箖䈬箸筳是已徙揚州者稱篠簜入胡中者稱蓬竹氏之緊有文武幹世為籩簋笙竽禮樂之用以至射漁之微載在典籍班班可見唯笛性至鈍心塞不學而終至貧隱而不仕有一弟曰簹與兄齊名處中直已善王子猷子猷曰一日不可無此君因號此君[illegible]子猷端人也取

友必端則其人可知娶孟毋女生一女夫人是也總角有貞淑姿隣有宜男者作謠詞挑之夫人怒曰男女雖殊其抱節一也一爲人所折豈可復立於世宜生慚而去豈牽牛子之輩所可覬覦也旣長松大夫以禮聘之父毋曰松公君子人也其雅操與吾家相侔遂妻之夫人性日益堅厚或臨事分辨捷疾若迎刃而解雖以梅仙之有信李氏之無言曾且不顧而况橘老杏子乎或値烟朝月夕吟風嘯雨蕭洒態度無得而狀好事者竊寫其眞傳之爲寶若文與可蘇子瞻尤好焉松公長夫人十八歲晩學仙遊穀城山

石化不逐夫人獨居徃徃歌衛風其心搖搖不能自持然性好飮史失其年五月十三日移家青盆山因醉得枯渴之疾遂不理自得疾依人而居晚節益堅為鄉里所推三郡節度使帷薗與夫人同姓以行狀聞贈節婦

史氏曰竹氏之先有大功于上世其苗裔皆有材抗節見稱於世夫人之賢宜矣噫既配君子為人所倚而卒無嗣天道無知豈虛語哉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一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二

記

義財記

牛峯李敬父問於余曰朋友與兄弟孰親曰兄弟親然則世之人皆急於朋友而緩於兄弟何也曰且從欲之害而好利之弊也請爲君言之可乎盖孩提愛親及長敬兄擴而充之由內及外者天性之眞而人道之常也且如粟米魚肉麻縷絲絮衣食之常也苟或從欲好異必求難繼之物非常之味以適於口腹以便於身體不惟不適不便將不勝其害矣人於兄

弟曰惟其常流於褻慢而不務於愛敬甚者猜嫌忿鬩而無所不至至於它人或勢利以相啗貨財以相通酒食以相歡親愛之篤結託之固而亦無所不至雖然旣曰勢利矣勢利之竭則其相啗者適足以相害耳貨財酒食之細曷足道耶此從欲之害而好利之弊者也人之倫有五而聖人序之其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兄弟而朋友居其終朋友比四者其勢若後而其用實先盖責善輔仁而能致乎人倫之懿者皆朋友之力也然其本末固有秩然而不可易者此常棣之詩所由作也其首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至於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五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自古兄弟朋友之間其理不過如此詳味此詩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君謹慎好學其於人倫輕重親疎之分講之熟矣今之言蓋有為而發之耳李君嘆曰然吾有親兄弟遠兄弟二十餘人而與之游切切焉怡怡焉而又令各出錢若干命之曰義財歲更二人而迭主之月取其息以備慶弔迎餞之用苟有羨餘將以為救恤賙贍之資俾子孫守之此法而勿失焉蓋慕范文正公義田之遺意也

其與世之援路人為兄弟視同氣如仇讎者則有間矣予為我記之余樂其言之合理而有激于世俗而有動于余心者乃作義財之記而其兄弟年齒名氏具錄于左

芸內廳事重興記

國初設官置六局禁中為文翰職曰翰林曰史館曰秘書寶文同文留院而史翰為之冠自國都遷徙三宮官府破壞無遺庚午復都之後未遑營構以文翰官不可一日無其所乃賜舊議政之堂因仍餘六十年日趨頹圮未有能修葺者元統癸酉六月有日禁

內諸君小酌酒行春秋修撰安貧之獨不飲且曰吾
在此已七年今將去矣每夏雨屋漏坐臥無地岌岌
然如在巖墻下諸君不以為意或言修造者羣笑之
曰書生知飲酒賦詩而已何以居處為噫世之人士
凡所以自奉者力盡乃已其視官府獨不如居室哉
衆皆曰然修撰是聽於是出公廨錢若干緡不足則
借錢人家立市村凡請夫於官不得則私雇工匠各
役家僮自食之而自督之始于八月乙丑為日五十
為夫五百為廳四楹深廣增舊制各三尺為史庫南
門各二楹皆中程度侈前而不奢貽後之可繼始焉

笑之者終則愧伏工既畢寄書都下求余文記其事曰記誰不能為不遠數千里徵之子者子館中人且在皇朝翰苑居移養移必有所觀感本館之興復不可以不相報余得書而嘆曰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本國之法或過三年然其王宮官府破壞而不之修不知民力用之何所顧茲國史所在文翰所居官不為修而區區屬官唱己有以新之當路者能不愧歟余欲書此語而未得便者久矣今幸奉詔東還獲登斯堂輪奐可觀文固不俟再徵欣然為書禁內古六局戊申官制改翰林史館為藝文春秋館秘書為典

校寺而餘皆罷焉元統二年九月既望記

金海府鄉校永軒記

慶源李君國香以都官正郎出守梁州有廉能聲國家以諸道守令久不稱易頗有厲民則沙汰其尤者俾所近州兼治之由是李君權守是府既視事謁先聖于文廟退謂諸生曰凡事君事親脩己治人皆於學得之學若農夫然苟怠其事失其時悔不及矣諸生勉旃且茲學舍隘陋嘗為廣之舊有跨溪小亭在學舍東每夏課時賓客之來坐諸生其下刻燭賦詩或值暑雨人皆病之李君詢其故即屬州吏迺役農

隙豐其材壯其址擴而新之昔之客縢者今則函丈
賓客之位師生之次恢恢有餘焉方其夏月坐倚拄
山俯瞰南江水流席下風生檐間弦誦之暇操筆賦
詩情致超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工甫畢余行適
至李君率諸生具其事求余記余惟聖元文治大洽
今詔天下作新學校余猥厠天朝搢紳之列得奉是
詔來帝東方歷觀諸郡廟學類壞生徒惰業往往皆
是孰知聖元崇儒美意乎今是府獨得賢宰以振文
風余雖無學敢不記其實以示諸後既以此告李君
且進諸生曰古之人有甕牖主賓者學之勤怠豈關

居處哉雖然廟學之制不可不謹李君可謂知所務矣而亦先之水軒者蓋有其意焉仲尼曰水哉水哉猗俾學者朝夕觀之取法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意云耳

京師報恩光教寺記

延祐丁巳高麗國王諱某既釋位留京師邸買地于故城彰義門之外𠝹梵刹焉越三年己未工告畢凡奉佛居僧之所修齋作法之具百需皆有揭名曰大報恩光教寺命錢塘行上人演天台教未幾還山明年乃延致華嚴教師澄公綱維寺事已而王被命捧

香江南來法西域不遑寧處泰定乙丑薨于京師澄公繼亦示寂其徒囙居之事以廢弛今上即位之年三月令高麗國王暨瀋王以父王遺令召本國天台師住持瑩原寺重大匡慈恩君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旋公主其寺旋公謂余曰子鄉人寺之故宜知之盍為之記余惟先王以世皇外孫逮事左右荷天之寵大德之末與於定難著勳帝室甫及中年脫屣王爵專心釋教其所營塔廟造梵像施內典供佛飯僧者不可殫紀為是寺也壯其棟宇豐其資儲盖將俾佛者精修其道壽君福國而推勝利於

無窮也不十數年主者不得其人棟宇危而不持壞
諾取以自利鼓鍾闃爾香火蕭然所謂脩道者何如
而王崇信之心又何如也今兩王能承遺命擇人畀
之可不謂繼志之孝歟若旋公者能體先王之志不
踐前人之為則所謂福田者其基益堅其刹益廣而
無負其師之教矣余於是書寺為地五十畝有奇附
東偏者三畝為屋一百餘楹買田良鄉為畝者三千
二十在蘇州者三十頃果園在房山縣百二十畝凡
為費楮幣五十餘萬緡云至元二年八月日記

京師金孫彌陀寺記

佛氏之教布於中國化誘於人者久矣而其曰果罪福之說能有以動人之心故自王公至於士庶莫不奔走奉事焉中奉大夫中尚卿伯顏察金公謂其室浦海郡夫人孫氏曰吾自大德初入侍宮闈一家蒙恩迄今餘三十年爵已高衣食已足雖夙夜畏愼以竭其力顧之才能思所以報列聖之私者其道無繇宜莫如歸崇佛教也抑人之能致富貴者蓋以宿曰今乘可為之時而不修善其如後世何迺以至順二年正月刱佛宇於宛平縣之池水村以弘其教曰金絲彌陀寺蓋取兩姓及所求乎佛者名之也其年八

月夫人 發藏之寺址以資冥福其墓塋外地四十餘畝悉與之寺以給僧食曰捨家僮剃度為僧主其香火曰戒洪曰戒明自是公且感且悲奉佛彌篤今年秋得疾諉於繼室尹氏出楮鏹五千益其寺廩使其子奉議大夫囊八貲揔管朶兒赤請記於余曰吾今老且病恐不能久於斯世願具本末而載之石俾後之居是寺者無忘吾志余不讀佛氏之書不知所謂因果罪福之說然其無內外彼此之別者心也公之幼能孝親壯能忠君老乃事佛圖報君親於無窮其心可尚也已是為記至元二年十月日

興王寺重修興教院落成會記

今天下之廟食之尤盛者釋氏老氏孔氏也孔氏之廟遍郡邑之事則有司存不敢干以私蓋報本而已若釋老氏則其宮廟像設無定制無常所人無公私貴賤皆得以事之亦其求福者然也本國地雖極東而於西方之教行之最先矣王城之南二十里有寺曰興王寺之內有院曰興教實文王之所創而東方之巨刹也寺火遷都之際屢修屢毀不能完復至順庚午華嚴諸師相謂曰文王之剏是寺也極其宏壯侈麗而又廣其土田贍其資儲務勝於諸刹者蓋重吾法

也吾徒無事於世而衣食於人優游以卒歲坐視院
門之廢而不之修是重吾過也曰約各捐囊鉢之儲
市材庀工以新本院又俾晶照達幻二師走輦轂以
幹落成之會後九年而院成其殿堂廊廡撤故而新
之者以楹數之得一百六十其年夏幻師以法會所
需衣盂威儀之物自都下歸又蒙典瑞使申當住等
奉太皇太后之命降香幣用光佛事秋八月丙戌始
開廣學會為日十五為衆二百執事之人凡二百王
城內外士女之奔走供養者不可勝計香華供具皆
致其精諷誦講論必臻其極如躬參九會而聽曇雲

之說盛矣哉會既畢幻師具顛末示余曰始吾與照入京師將以辦茲會也照不幸早世而吾能成之且諸師之志不可以不傳於後請記之余未嘗讀釋氏之書不知所謂云云者姑以儒言之凡人之寒衣而飢食就利而避害又知綱常之懿禮義之正而不為禽獸之歸者孰教之而孰傳之然耶盡思其本而歎之乎儒學孔氏者也視其廟學之廢而慨然有動于心目者蓋寡而釋氏之徒有能孜孜化誘新其宮廣其業如幻師輩多矣其不謂不負其師吾不信也向其徒者當懋其師之說初不計其道何如是宜釋教

之盛行而求福者之日進也其一會僧衆并檀那名
氏具列于左戊寅十月日記

金剛山普賢菴法會記

至元四年戊寅秋八月朔有一沙門踵門而告曰釋
普賢菴主智堅也元朝奎章公於泰定間因事到王
京遂游楓嶽訪諸蘭若堅時脩葺本菴公喜其奇絶
召堅而前曰此山名天下而山中勝地此又為之最
師姑督工吾其為檀越公旣還朝堅亦不出十餘年
至元丙子本菴比丘達正入都公見而喜之出楮幣
俾供伊蒲塞之饌以稽計者五千有奇因謂曰師且

將去吾嘗續施智堅已謂吾忘也普賢至今在心目師来自遝耳其年正師歸以明年夏肇開禪悅會又以今年益延緇流三百餘指施衣鉢作大佛事始于四月初八終于七月十五凡所以上壽一人下福羣生者既盡其誠而致其極矣於公之心猶未已也請記公之志以告方來余聞信之於人大矣為臣而無信不能忠為子而無信不能孝未有無信而能為人者也公以道德節義股肱天子天下之人顒顒然望其光希其澤者幾何抑公之所以思布上恩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欲者亦猶惟日不足而猶必踐十數年

前之言愈久愈篤其為信何如也是知公之事君忠奉親孝歸佛誠而能享富貴者惟信而已余敢不再拜敬書公名沙剌班今為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室奇氏善敬翁主出東韓名族本國正順大夫左常侍奇轍以其親而實幹玆會云

春軒記

客造春軒有問名軒意者主人不答客復進曰氣播洪鈞陽升交泰物意得以發生人心隨而舒暢群卉花妍百鳥聲樂其光熙熙其景融融故取其如登春臺如立春風者歟曰否元者天地生物之始春者天

生物之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名雖殊而理則一也及其衰瘁殘疾得其養昆虫草木遂其生皆由此理者歟曰吾無已則其温乎夏暑雨冬祈寒而秋冽且於人者非善之温乎客之所云吾豈敢當哉合笑而退余方在座曰有其德而不自居惟君子為然余知主人曾攻悠然凡持己接物積中發外者無非和氣也蓋洛淯風韻之流乎其所取豈止於温而已耶客之問何晩也遂索筆而書其語於壁主人完山崔氏文定公之後而文簡公之子也博學強記尤深於性理之書東方文士之質其疑者皆歸焉

高麗國江陵府艶陽禪寺重興記

至元庚辰秋前成均司藝朴君出守寧海過余辭且曰昔吾泰定甲子築先塋江陵城北旣築欲營佛寺以追冥福近墓得古廢寺曰艶陽經營迄今廼克有成奉佛有殿居僧有堂又屋其傍以處聖僧上棟下宇不侈不陋吾又無子齒將衰暮且當盡捨所有奴婢田土充其常住永為修心祝釐之所觀今之世嗜利之輩見有薄産紛然爭奪奪人福田為己利竄至使像設塵埃院落荊棘者多矣吾創若是庶託文士具其本末鐫之于石用戒後來而垂無極又有四異

子能爲之記乎余曰唯唯因訪其所謂異者焉方其掘地而得銅器香火之具其製甚古雖無誌記有名有數釜以蓋承皆若新成一也寺舊無井苦於遠汲地又高燥人謀莫及偶於一日黙禱于佛掘未及丈寒泉涌冽二也癸酉之春喪我先君銅鑄地藏以資佛息及其鑄鎔適大雨風忽復天晴易以就功三也明年乙亥火燎山丘延及墓塋幾燼松楸欲救無計慟哭號佛天乃反風卒以撲滅四也凡此四事觀者異之謂非宿因所値孝誠所至焉能如是也余惟佛氏以慈悲爲心拯濟爲事人能篤於仁孝其感應之

妙不啻影響矣朴君之於父母凡可以養生送死者旣竭其力而盡其誠猶以爲不足則歸于佛薦福於冥冥而無新不爲其致果應宜也盍爲君記之乎後之居是寺者當知朴君之志專尊於壽君福國汲汲於孝親利物杜其爭奪時其修葺觀余之記可也朴君名澄江陵人始以才名貢有司登科第暨仕有廉能聲累官至三品江陵在新羅或稱蘂國鐵國或稱扡源京北濱京入本國爲溟州今陞府寇東界云至元六年九月旣望記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二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高麗國天台佛恩寺重興記

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 大天源延聖寺大報恩光教寺兼高麗瑩原寺住持福國祐世靜明普照玄悟大禪師三重大匡慈恩君旋公奉天子之命來使本國以至元戊寅秋將還朝邀余於所館之佛恩僧房煮茗而言曰昔吾延祐甲寅在王京遘疾藥療無效迺禱于玆寺之藥師其夜夢神人授靈丹服之明日疾即愈因誓以死奉其教曰人患不誠誠

能動物況于藥師之靈應乎實自其年施財雇工塑
金色丈六并二菩薩繪新大殿以覆佛廣堂廡以居
僧噫今餘二十年工始告畢矣吾幸來而督成之寺
成而吾又去宜載本末于石而成吾之志子為吾記
之余惟佛氏之道至矣其言宏闊勝大而罪福之說
能有以動人之心故其教盛行於天下而東方事之
彌篤人無智愚老幼皆知有佛凡死喪患難動輒號
之謂非佛者不能一日於世者故佛剎相望幾半於
人家然皆好於刱新而折幢破礎人莫之顧本寺自
先王時為藥師道場邦家賴之厥後燬于兵小東西

屋之以襲其名今幾百年而公能闢舊址而新之也抑世之爲塔廟或丐錢於官借力於民因而有病國者公則不然竭其所儲弃其已有經營勤劬磨以歲月迄用有成此其可書者也公以衣冠貴冑而能勇於謝世旣而入中國知名儒釋間遂荷天眷而膺恩命光耀宗門名標國史又承國王待遇之重進階一品俾冠僧流眞所謂領袖萬僧者矣人固有得意而渝其志者公出入中外榮寵如此而居輦轂亦且十五年其於扶持宗敎興復玆寺未嘗一日忘于懷此又可書者也若夫土木之工程常事也則不書寺不

知刱於何代舊名留岩光王日齋僧常有數一旦必
其一邀於路獨有形貌醜甚者姑致之座下左右戲
之曰尒比丘勿說赴齋王宮僧曰爾亦勿言親見藥
師言訖躡空而去卒隱留岩井中王於是大其寺而
崇信之始改其額而國人相傳云

刱置金剛都山寺記

海東山水名於天下而金剛山之奇絶又為之冠且
以佛書有曇無竭菩薩所住之說世遂謂人間淨土
天子之使降香幣絡繹于道而四方士女不遠千里
牛載馬馱背負首戴供養佛僧者踵相躡也山之西

北有嶺横截峻險若登天然人之至此必盤桓休息地既僻居民絶少或値風雨病于露宿至元己卯雙城揔管趙侯謀于山僧戒清即其要衝臨道縣買地數頃剏佛寺為祝聖道場春秋舟粟以飯出入者散其餘山中諸蘭若資冬夏食歲以為率故揭名都山侯之經營是寺也令其境内僧徒曰為浮圖者吾知之矣其不曰上報四恩下濟三塗乎若飢餐渴飲絶學無為者上也勤勤講説孜孜化誘者次也髠而家居逃賦而營産斯為下矣僧而為下不惟佛氏之罪人亦國家之游民也爾既不役於官而又不吾助者

罰於是衆髡且慚且喜爭執藝事以來斧者斧之鋸
者鋸之撲斲之塗墍之侯輸家粟以食之撤屋瓦以
蓋之不借民力不日成之工既畢使來請記其事余
雖不識趙侯聞其賢久矣凡為事當利於物而便於
人為已而求福者末也夫臨道一山之要害故營是
寺以便其出入者雙城亦一方之要害也推是心以
行其政其便於人民者必多矣近有東南邊民流入
彼境侯則詰責所由拒而不納曰爾無恒產因無恒
心故流徙耳人無恒心焉往而能容哉余於是益知
趙侯之為人也敢不為之記侯名琳嘗入仕本國從

先王在都下五年以功三轉大護軍陞檢校僉議評
理令承家業為雙城等處軍民摠管性好儒釋不喜
游畋通詩書尚禮義人以此多之

重興大華嚴普光寺記

後百濟甄萱所都今為全州州之南萬徳山有寺曰
普光寔自百濟為大伽藍演華嚴法比丘中向必長
是山憫其寶刹將廢慨然有重興之志聞州人今資
政使高公龍鳳知遇於上性且樂善以元統甲戌航
海西游見於都下曰公身生遐地而得志上國如此
豈非曰果歟蓋前世之為足徵于今猶今之所植必

有報於後世也又曰公昵侍帷幄夙夜左右跬步不能離其寵光之渥輿服之美親戚朋友在鄉黨者莫之知所謂衣錦夜行也苟能於鄉黨營立祠宇上爲君祝壽下與生靈同福屹然爲一方歸仰之所使人之見聞者咸曰某之所爲則其爲晝錦不旣多乎公欣然曰諾出楮幣如干緡俾新本寺而置三藏已而爲宰臣所惎出居南服向亦還山以脩葺棟宇祝公遄歸爲事至正改元之前二月黜斥權姦更張政化風霆發號雷雨作解公被賜環眷顧益新向又入都公懲前之未卒志加其費以督成之仍與長資存本

用息歲時轉藏合前後所施以千計者二萬有五千泥黃金新其色相者十五縷白金飾其器皿者三十凡為屋一百餘楹佛殿僧堂賓軒丈室海藏香積厨光潮音翼以廊廡繚以垣墻門庭階阤登降周旋增損舊制皆得其宜始于丁丑春成于癸未之冬功畢之月與山人呂淑等普集檀緣大開華嚴會以落之用衆三千為日五十奔走士女供養讚歎塡谷溢陵難以筭數向謂宜記本末傳之後世遂以高公之命来求予文謹按甎氏入本國餘四百年寺雖刱於百濟屢火于兵碑記不存不可考其歲月或興或廢迄

至于今必待高公然後能復其舊公生三韓之一地去京師五千里夤緣會遇遂能依日月之光蒙雨露之恩波及鄉國者多其餘也又能張大佛事祝釐報本垂之罔極豈偶然哉夫春之耕者秋必有穫人以所見而不疑至於佛氏因果之說可獨不信乎遂用其言而為之記

新作心遠樓記

向師之重興普光也予既記之矣復作樓東北隅問名於予夫名由實立命物以類耳目所未接而使強名之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也向曰人生禀天地

之氣五行迭用而四時之宜不同也冬而欲煖夏而欲清深居以齊思慮登高以舒心神此常情而理然者也今吾寺環四山地卑且隘入其境如入環堵中是樓之作非以觀美為欲使夫居於斯客於斯者當其溽暑蒸歊草樹翁欝汗流被體而氣息如縷或春花漫山秋月滿埜煮茗登臨祛煩剔滯於胷中耳子何拒之固耶予嘗聞學佛之徒槁木其形寒灰其心惟慮山之不深居之不僻而為外物所爍故有面壁不顧者矣有鳥窠其棲岩竇其室者矣若夫厭居之僻敞大屋以復之嫌山之深出髙甍以壓之時節陟

降自適自便雖吾儒儉者且不為而佛者為之乎然
樓既成矣而其請又屢姑取地僻心遠之意以揭之
雖然心之為物本無遠近彼此之殊儒者以正以之
脩身以至于齊家理國而平天下佛者以觀以之脩
行以至于見性成佛而利自他要之誠不以以心觀
心以心正心顧其存養如何耳故先儒有非觀心論
曰心一而已以何心而觀此心既以塞其請曰書其
語俾登斯樓者境與心會曰其名而求其義且知吾
儒之言非故相反蓋欲相發者也若高勢觀覽之致
非所宜書茲不及云

京師穀積山靈巖寺石塔記

靈巖東峰石塔前同知民匠捴管府事朴瑣魯兀大所藏舍利者也舍利有塔載於佛書如釋氏在時七寶制底從地湧出佛滅度後阿育王所造遍於西域而布於天下至今幾千百年而往往猶有存焉者朴君三韓人入為內侍蒙恩既久思所以報上而利物者以為苟得佛舍利如一粟許恭敬供養其所謂無量福報可必也心求不置則得幾粒奉持積年已而曰舍利隱見無常隨人勤怠今吾老矣不藏於名山福地後之人敬信者或不如我則豈為吾家有乃募

工作石龕如浮圖法中心藏之外八其面刻諸佛像請予文其事仍刻之予聞佛者言舍利梵語譯之爲堅固或有不信以金石擊碎之炭火焚銷之金石炭火可破可滅而粟粒自若也蓋表其佛性也朴君能得而有之又能爲之所使人瞻禮而同其福此石可倒而其所以報上利物之心當堅固而不可破滅矣是爲書

趙貞肅公祠堂記

至正改元春穀在征東幕賛成事趙公與其姪平原君持家傳來徵予文曰先君貞肅公功在社稷德垂

後世碑銘諸幽堂而神道未有碑家乘國史人鮮得
窺恐久堙沒無聞且先君嘗於舍後作堂為燕居之
所曰稱祗園今欲於其中奉先君像以時致祠立主
石庭中具刻功德俾子若孫習聞佩服無墜先志無
忘先訓子其毋辭予時方任備還都未有以應之也
今貞肅公之子三藏法師旋公住錫燕山每見予語
及其事且言雖學浮屠法昊天罔極恩何敢忘其言
蓋切而其請益屢毅廼敘其大槩曰天下之生久矣
一理一亂近自唐家既衰五季大亂遼金與宋南北
分裂戰爭不息生民之塗炭極矣天開景運聖人繼

作名臣輩出一六合定羣志同文軌變風俗易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其惟皇元乎貞肅公生於太宗九
年丁酉歲時甫收汴蔡天下幾定而南征西伐尚猶
未已本國雖已歸附而制於權臣寓都江華述職不
時以致天兵歷境此亦國步安危之機入心向背之
際俗習遷變之始而三韓之再初也當是之時虎夏
始通宣上德達下情動資舌人而公以能華言善辭
令拔擢飛騰始則束帶立朝與賓客言終則尊主庇
民為社稷臣觀公之生豈偶然哉至元巳巳忠烈王
以世子入覲公實從之甲戌釐降帝女令龍袁王位其

入對冕旒歷陳利害出負羈紲備嘗艱險誅擢姦以
正名復都邑以定國使海隅蒼生熙熙奠枕迄至于
今繄公之功居多焉初朝廷所遣黑的齎憾歸詞欲
事紛更已誤天聽耽羅亞壞之入直隷內郡反吠其
主與夫留屯將率之耗害者尋皆罷去其後流民及
被掠爲遼瀋所脅者悉使歸國暨倭臣倡議尋征日
本欲因軍興蟊賊我邦事得中止皆由公汗馬專對
之力也凡王之遺公奏請也趣召入見慰撫良渥所
言未嘗不允世祖嘗謂曰汝非國人耶何其敷對詳
明辭色舉止絕不類東人也於戲第其中興之功無

出公之右者矣公諱仁規字去塵平壤郡人考諱瑩
贈金紫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妣李氏內園丞文幹
之女封土山郡夫人夫人夢日入懷已而有身遂生
公生而頴異不好嬉戲稍長知讀書略通大意即去
從虎職始由諸校累遷將軍知閤門事御史中丞左
承宣四轉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再遷御史大
夫太子賓客由賓客陞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
就陞平章侍郎庚寅特授嘉議大夫高麗王府斷事
官仍降金虎符以旌其能壬辰加侍中大德乙巳再
進判都僉議司事丁未引年乞退錫功臣號封平壤

君開府置官僚國有大事即其家咨決焉明年遘疾
子弟迎良醫入公曰吾結髮徇國年踰七旬官至一
品且死生有命醫何能為時諸子赴都唯忠肅侍側
囑之曰汝理其國先齊其家詩不云乎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汝家影同氣慎毋忿爭為人所笑
待汝兄弟恭其具訓之以為家法四月二十五日疾
革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國中士庶奔走哭泣曰聞公
平生正直見其死即知其生矣訃聞王發天不憖遺
之嘆賻葬以禮謚曰貞肅妣夫人司宰卿趙公温呂
之女生五男四女長男瑞登科第特授懷遠大將軍

高麗副都元帥三司使謚莊敏次瑋官至中議大夫
王府斷事官僉議贊成事謚忠肅次延壽擢第春官
特授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三司使次義旋特賜定
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住天源延聖寺兼住本
國瑩原寺福國祐世靜明普照玄悟大禪師三重大
匡慈恩君次瑋今爲重大匡僉議贊成事長女適左
丞宣靂顏秀次適江浙平章烏馬兒次適大護軍白
孝珠次適戶部侍郎廉世忠孫若干元帥長男宏及
第官至典校副令次千禩第進士今爲密直副使次
千裕今爲元尹女適安吉王也兒吉尼次適判書僉

敬直次適延德大君瑱斷事官長男斯民今爲郎將
次德裕今爲奉訓大夫王府斷事官判典儀寺事次
允瑄次普僻祝髮中天台教選女適萬戶權衡次適
右常侍金上璘萬戶長男忠臣今爲宣武將軍管軍
萬戶三司左尹次信女適郎將金暉山次適上護軍
尹之彪贅成事男興門今爲少府尹外孫若干人長
女男頙今封慶陽君女適判書許富次適三司使金
上琦三女男忠徹今爲典理佐郎女適上護軍李權
次適別將金五萬四女長男孝臣今爲三司左尹次
儁奴今爲翊正司丞女適護軍閔玹曾孫以下甚衆

皆不載公資明敏器雄偉亶言語美風儀接物寬和執事剛方弼亮四世蔚為元臣性又好善喜施尤篤於釋教刱清溪佛寺為上祝釐金書妙典墨印海藏繪塑梵像不可勝紀至於持家嚴教子以義逮公未老子孫多為達官名士布列中外既沒之後咸遵家訓孝友怡怡人不間言尸鳩平均眷令急難其不愧矣凡人之情日遠日忘公沒殆餘三紀而又圖所以不朽而事亡如存者如此是為記

大元高麗國廣州神福禪寺重興記

同知民匠揔管府事朴君造予言曰吾弱冠辭親宦

于帝庭自武宗之世已承恩渥洎仁廟繼極以東宮
舊臣眷遇異常當此之時豈知思鄉里而慕父母乎
曩奉王音乘傳而歸因覲省桑梓則先君已老矣拊
吾背曰翁日夜顒汝貴望汝来汝豈知之引至神福
蘭若曰是汝丱角所遊地而鞠為茂草者也翁殫家
之有雖衣巾盡捨之上為君王祝釐下與汝乞福堂
壂乎一大佛刹也自爾迄今幾三十年言猶在耳不
敢一日之忘嗚呼不惟生之而教養之不惟思之于
心而又禱之于佛是知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
人能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鮮矣今先君下世吾

亦老矣而神福之興未有紀此不肖之嗣忘親之大者也將買燕山之石載其顚末幷刻先君之言與吾鄉里昆季之名歸置之神福之庭俾後子孫知有吾父子而天性若此也子爲我筆之予聞之不能無感凡急於富貴利達而游宦萬里之外者豈盡思其鄉里而慕其父母乎且以吾東人言之其高步禁闥烜赫一時者不爲不多矣安知不有視鄉里如秦越待親戚如塗人者哉朴君一聞其親之言慈孝之感終身不忘必欲刻之貞珉傳之無窮可不爲之書乎寺在廣州其初始盖與州並興興廢不常今則蓁蕪有

殿居僧有堂廊廡靚深門庭敞達據一州之勝地而
為諸方之禪藪也始于延祐甲寅訖工于至治之末
山人永丘寶尸其事舊無常住貲朴君施良田在州
西村之烏山者一十五結其夫人金氏施寶楮五百
貫以充供具焉州於三韓居諸牧之首而朴氏又為
州大姓自其祖守道以上皆為本州之職長於一鄉
父諱堅由中郎將引年致事為中顯大夫監門衛大
護軍年七十八泰定甲子九月初二日終于家贈匡
靖大夫密直司使上護軍母張氏封唐津郡大夫人
元統乙亥正月廿五歿壽八十四君有二兒二弟伯

孝真檢校別將次璉郎將季天祐不仕次寬知安山郡事女弟適司醞令同正李廷孝真三男四女長純次彌礼實禮令監門衛大護軍宿衛藿轂次脫粘木兒女皆適士人天祐三男曰仁萬曰平曰文保寬三女皆適士人孫男女及外孫甚衆不錄君小字瑣魯兀大武宗之初奉旨入充內侍帝常呼小瑣魯兀大曰賜爲名初拜儀鸞局大使再遷朝列大夫同知大都路北怯怜口諸色民匠都揔管府事性愼重旣知遇列聖矣已而謙退老於佛事云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韓國公鄭公祠堂記

廟祀之制古矣事其親者廟於家事其聖且賢有功德者廟於國若州閭其制可考也自漢而下禮與時變有以廟貌而易其神主者有以薦福而廢其常祀者於是乎家廟之外又有祠堂矣然其報本追遠之心則一也夫其功德有大小故其報有厚薄而其享有久近焉前徽政使鄭公之為親作祠堂也語其鄉人李穀曰吾齠齔辭親今已老矣親今俱已下世矣

甚反哺之情負米之恨庸可極乎願以不肖遺體得備天朝內臣之列官高祿厚追贈三代恩及九泉玆欲構堂梵宮之側像而祠之以追其福而壽其祀且列聖天子恩命刻之貞珉置之宇下庶幾侈上之賜而慰其考思子其為我文之此韓國祠堂之所由作而記之所由述也按禮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上祭以大夫欽惟聖朝仁覆四海孝治天下以養人心以作士氣凡內外之臣自緋以上皆得封贈父母等而上之其數極備其有簠簋不飾帷薄不脩者不與焉雖父母妻字皆如之於戲既推其恩又責其行所

謂道德齊禮其懲勸之意並行而不悖者歟竊嘗觀
積善積惡殃慶類至若不在身必在其子孫或承家
世祿席寵籍勢出擁千騎入食萬錢禍機一發爰及
後昆或起迹白屋之下致之青雲之上垂名於竹帛
致孝乎鬼神爰考其由非偶然也令夫韓國之先其
功其德雖不白於當時而有子之貴而能享其報如
此豈其所積致然耶況徽政讀古人書衎文夫志律
已以廉處事以公眡趨禁闥高視搢紳立身揚名以
顯父母不其韙歟韓國諱仁姓鄭氏高麗河東郡人
贈崇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韓國公考諱性良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滎陽郡公妣範氏追封滎
陽郡夫人祖諱公允贈中奉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滎陽郡公妣崔氏追封滎
陽郡夫人妣夫人李氏封韓國太夫人男五人長允
和官至正尹次允琦官至護軍次堯滿達即徽政公
也次天佐官至判內府寺事次某不仕女三人孫男
女若干人初大德庚子徽政生十一歲以內侍從忠
烈王入覲因留事闕庭成宗愛其穎悟壬寅詔入學
讀習書禮既通大意命給事仁宗潛邸至大己酉

拜典寶監丞官奉訓大夫俄遷典瑞大監詢陞監為
院六轉為使加資善大夫攝利用監監全王府其被
仁廟所以變遇之内臣無出其右天曆初移章佩卿
已而復使典瑞又四遷光祿大夫徽政使延慶使提
調掌謁司事其在徽政也孜孜以薦進賢能為已任
故士論翕然歸之轂嘗為屬官得公之深知公之詳
敢叙其大畧去韓國年七十九元統癸酉十二月十
二日卒子家明年而蹤恩封太夫人既封之六年至
元己卯七月十九日卒壽七十有四又七年而作祠
堂時至正五年乙酉三月也

以迄一本作式至

大都天台法王寺記

至正三年癸未春法王寺成榮祿大夫太醫院使趙公謂予記其言曰芬高麗永春人也自昔至元癸巳選充内侍給事掖庭以迄于今伏見世祖皇帝神武不殺能一天下聖聖相承休養元元皆本於仁愛故於佛氏慈悲之道神契妙合是崇是信芬竊感慕焉又伏思念猥以微賤過蒙上恩今既老矣欲報末由謹遵浮圖之法開刱伽藍上以祝一人之壽追列聖之福下以利生靈於無窮其列本末以圖悠久將乞是託焉予惟為臣之道致身戮力盡所當為若夫叅

孝祝君之心有出于不能自已而亦有所不能為之者則歸之佛天如斯而已玆寺之所由作也按佛氏之法起自東漢而其三韓地瀕出日西域之教宜若後至以今觀之山川之間竺梵遺迹往往有先中國而為之者又其為俗凡事君事親養生送死一以佛教人或不然群恠而衆訾之謂於忠孝有未盡也吁習俗之久蓋有莫本其所自者矣今雖在輦轂之下寺號高句驪者其刹相望宜乎公之汲汲於是也先是有泉府使李公三真捨安富里第為[illegible]祠名之法王召鄕僧孜信者主之後入權門為馮𤥨李欲得其

直別營宅所而未能也旣老且病莫可奈何聞公之
爲郎以屬之俾爲檀越公日訴其家得其直之半爲
楮鏹者二萬五千幷所自施萬五千與瑞使申公當
往所助七千而買地于金城坊仍屬孜信幹其事已
而李後公與夫人崔氏又罄其服飾器皿可直錢者
先爲廊三面以僦人次作殿其中以奉佛信又示化
庚辰二月請天台師一印主席塑金色釋迦文殊普
賢及天台智者像以闡其所謂一心三觀之敎事聞
中宮賜楮紙一萬相其費明年作堂東西又作南廡
壯折而接之堂以寮其徒中廡而門以直三門翼其殿

左右以位賓次又明年作丈室殿後室之東南以居
侍者又其南以廚香積以藏資儲凡用楮幣為貫十
四萬有奇屋為間八十有餘崇不至奢卑不至陋像
設端嚴金碧絢煥威儀供具寺所有者莫不畢備其
年十月皇帝在西內有進金字蓮經者命藏是寺中
官仍以香幣來俾冬〻讀明年亦如之蓋所以崇重
妙法且嘉其勤於報上也方役之殷印師曰吾徒既
仗佛力衣食於人而猶財檀施可乎悉捐囊鉢之儲
五千貫同知民匠摠管府事朴瑣魯兀大大府大監
朱完澤帖不兒各施二千貫長明燈鄉人好善者約

春秋率錢聽誦大經歲以為常始于甲戌終于癸未首尾十年亦屢矣哉嘗觀塔廟者其成之難毀之則易雖大其居而足其食後人業之而自利之利盡而寺隨以亡人知其然猶踵為而不已毋徒曰吾盡吾心吾竭吾力後非吾慮斯可已公之所以既成是寺而又鑱其事於石其意有在也後之居此者宜致其思焉寺故監察御史觀音奴所居地方九畝於經營之始偶得片石舊屋下有刻三字曰法王寺公蓋感其有宿因同額之云

大元贈奉訓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飛騎尉遼陽縣君趙公墓塋記

至正四年四月望中政院使趙公使其弟刹用少監究澤來曰吾自武宗之時入為宿衛儀徳明皇于朔方道里遼遠庭闈之安否久不相聞洎扈駕南還則先人之墓木已拱矣然猶縻於内職歷於上命未得匍匐拜掃東望痛悼迨至于今今令吾弟歸以致追遠之誠且立石以識先塋以表吾志請予為之記予辭不能且謂之曰人子之事親合於理而盡於心斯謂之孝蓋養生送死事之常也慎終追遠德之厚也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中政公之事親可謂

得孝之道歟若夫養生送死其昆弟姊妹皆足以為之而公以齠齔之年雖鄉里遠父母高步輦轂之下昵侍宮掖之中既而委身先帝間關萬里夷險十年赤心一節為衆所知故今上紬統適念先志待遇益豐官躋一品恩及九泉其視昆弟姊妹規規以口體之養為孝者為如何也郎中公諱公卓真麗淳昌郡人後徙姻婭移居水原府之[illegible][illegible]縣年六十四延祐己未卒于家而因葬之夫人金氏封遼陽縣君以土俗陰陽家法別葬焉長男忽都不花資善庫提點本國僉議評理次中政公名伯顏不花由大府太卿五

遷榮祿大夫本國淳昌府院君次少監由承徽寺丞
三轉利用監本國僉議評理長女適判司僕寺事金
直方次適大護軍長守次適密直使朴仁守嗚呼善
惡之報捷於影響郞中之先世皆隱不仕而中微之
忠孝之至富貴之極如此者豈偶然哉墓在縣北古
城山麓山之周七八里凡樵蘇其中耕鑿其傍者一
視此石則知公之忠孝而敬恭之心當油然自生矣

大都穀積山新作羅漢石室記

至正甲申冬大府太監朱完者帖木兒游西山訪石
室其二窨東西相對間可五丈其北崖壁立君謂居

僧妙宏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實所謂天作地藏以遺其人者也如作石佛像居之丠崖以朝二室之僧且與室相稱依久足為不朽之功矣即募巧匠采白石而為之釋迦世尊左右補處南面居中而十六大阿羅漢以次分列焉明年春監隨路捴管府金鼎住見之曰豈有其徒室處而其師露居者乎又謀於宏鑿其崖而室之其制方丈厝其像於中又接屋其前以待風雨煥丹碧以嚴飾勤香火以瞻禮恍若瞿曇和尚復生於耆闍崛山也既而二君請予紀嘗觀造像設者多範金鐵飾之珠玉守者或怠輒為人竊去銷毀

力苟不足乃用土木甚泥塑木刻易至圯壞幾於褻
慢豈如石像堅重簡質且無後慮者哉予又聞之佛
者曰世界有成壞謂之劫夫自天地開闢幾千萬年
而釋氏生釋氏沒今且數千年而世界自若也不知
又經幾千萬年而世界之至於壞乎予知夫此像此
室當與此山相終始而此山又與此世界同成壞則
二君之功其可謂不朽歟姑叙其事以紀歲月云

虛淨堂記

順菴三藏公扁其所居曰虛淨客有問之者曰公雖
毀形而有衣冠紈綺之習公雖避名而有國朝褒崇

之號出有九重興耆卿相貴交入有儒釋賓友之歡
齋廚豐潔軒戶請幽或禪誦之餘焚香煮茗左右圖
書商證古今其過興也作字如斗題詩滿紙至於禮
貌談笑務適人情和氣所薰皆充然如有所得客之
好飲者輒醉以酒如盧山故事雖世之享富貴而稱
好事者未有以加焉烏在其為虛淨也公笑而不應
其游稼亭李子從旁而對曰客烏知其所謂耶夫虛
者實之對淨者穢之變凡物之理未有不從實至虛
自穢即淨者也以人事言之君臣父子倫理之實也
居處服食生養之實也近取諸身則形氣之實身體

髮膚是已情欲之實財利貨色是已嘗其經濟一己
之私酬酢萬物之來所以殄瘁其筋骸憂焦其思慮
而横結其恖臆者不啻若膏火之煎氷炭之交膠桼
之合其所以織於淨者為如何也及其勢窮理極變
然而頹捐然而空氷消而雲散身猶不可得保况外
物乎惟達人然後不囿於物不拘於實聽其自然而
待其極極則未有不變者矣而其真虛真淨者未甞
不在其中公則其人也抑嘗聞之公曰人不可以不
知本安居而飽煖非君之賜乎則思衣食所自如芒
刺在背而鯁在喉日用惟在祝釐耳誦掖而成就之

非師之恩乎則以扶持宗教克復山門為己任事已
乃已生育劬勞非父母之德乎則思所以報罔極者
堂而祠之碑其功德而傳之無窮又凡有所得隨得
隨施若佛僧之供經藏之飾賓客之奉日不暇給去
其多藏之穢而歸之無盡寶藏焉豈世之徒知滅緇
常縛空寂者所可髣髴哉故知公之不離世而能出
世不役心而能存心者能不為物所化而已是則聲
音不能奪患難不能惑群色不能淫何適而非虛淨
耶若曰無物然後為虛無垢然後為淨必欲遠城市
忍飢寒覬覦用力汲汲偷心予知其去道愈遠也既

以語客曰書于屋壁

小圃記

京師福田坊所賃屋有隙地理爲小圃袤二丈有半廣三之一横從八九畦蔬菜若干本時其先後而迭種之足以補鹽虀之闕一之年雨暘以時朝甲而暮牙葉澤而根腴旦旦采之而不盡分其餘隣人焉二之年春夏稍旱罷汲以灌之如沃焦然種不留留不葉葉不舒蟲食且盡敢望其下體乎已而霪雨至秋晚乃霽浸淫濁冒泥沙負墻之地皆爲頹壓視去年所食僅半之三之年早旱晚水皆甚所食又半於去

年之半予嘗以小揆大以近測遠謂天下之利當耗其大半也秋果不熟冬闕食河南北民多流徙盜賊竊發出兵捕誅不能止及春飢民雲集京師都城内外呼號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籍廟堂憂勞有司奔走其所以設施救活無所不至至發廩以賑之作粥以食之然死者已過半矣由是物價湧貴米斗八九千今又自春末至夏至不雨視所種藝如去年未知從今得雨否側聞宰相親詣寺觀禱雨想必得之然於予小圃亦已晚矣不出戶庭知天下斯言信不誣

時至正乙酉五月十七日也

高麗國贈匡靖大夫密直使上護軍朴公祠
堂記

有元朝列大夫同知大都路諸色民匠都摠管府事朴君瑣魯兀大既為其先人作神福寺重興碑又繪其父母像堂而祠之以寓追遠之誠然不於家而必於是寺者盖將資冥福於無窮也君謂余曰嘗聞儒者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吾自幼辭親遠宦中國定省之不知甘旨之不問則於生事之禮可謂後矣吾既侍官擾父母之喪未得匍匐奔走死葬之禮可謂闕矣凡今家廟之制隳而

薦福之說行其於祭禮亦可謂未盡矣每念至此未嘗不盡然痛傷也吾雖欲自致而又無後誠恐先人之祀之不壽也是用作斯堂又捨田之在鄉里者為結十二有奇歲收其入永為時事資俾吾兄弟子孫無忘焉子為吾文之余於朴君之事已詳書于神福之石矣茲不復云云但記其言并載其田之四至于碑陰且為朴君告其兄弟子孫曰兄弟同氣也兄弟之子猶子也則視朴君猶父也父之言其可忽諸凡人子之於父母若朴君者亦足為孝矣其訓而子若孫俾無忘其言而無墜其功則此堂不為虛設而子

子孫孫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至正六年歲次

丙戌上元日記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四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寧海府新作小學記

禮州小學掌書記李天年之所作也李君旣佐府見諸生曰本國鄉校之制廟學同宮幾乎褻矣而又引諸童子使之群聒於大成之庭其爲褻益甚矣乃與諸生謀於父老卜地於府之東庀役以農隙不日而成當中而殿以奉魯司寇之像左右爲廡以爲齋之所迺廚迺垣旣輪旣奐於是擇諸生之稍長者爲之敎誨君日一至考其勤慢而勸懲之雖祁寒暑雨

不敢或怠由是凡民有子口可離乳者莫不就學焉居一年君捧牋賀丁亥正旦旣至京敎官有闕權補成均學諭一日塗遇寧海諸生之應舉赴京者曰向府之小學其規已成矣但其屋宇苟非時葺則易至於頹壞子盍識好文者錄其始末而示諸後使無隳成功諸生遂來求余記余惟本國文風之不振也久矣蓋以功利爲急務敎化爲餘事自王宮國都以及州縣凡曰敎基鮮不廢墜李君乃能留意於斯可謂知所先務矣獨不知小學之規當讀何書當肄何章若口習句讀斯可矣何必問灑埽應對進退之節云

篇翰則足矣何必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與乃鄉風村學耳予為諸生耻之諸生勉旃其屋宇之廢興當有任其責者茲不論至正七年五月既望記

神孝寺新置常住記

至正己丑春神孝涘師修公謂予曰吾自幼託迹于茲今已老矣昔我忠烈王重興是寺於斯時也田租之歲入不貲檀家之日施相繼庫儲充溢廚供豐潔推其齋餘日活窮人不知其幾洎王之棄世十年之間猶自若也其後十餘年田入歲削檀施日减居僧始病其不足矣又其後數十年至于今日則庫人報

其未盡厨人告其粥饔居僧奔走乞食日不暇給散而之宅者十之四五也吾不忍坐視廼捨囊鉢之儲得布為五綜者一百五十并諸檀所施三百餘疋米若干拾碩以為新置常住之本切欲存本用息以圖久長之利以補匱乏之需廼謂主者曰衆流成海群輕折軸安知此物月增歳益以成無盡藏乎仍約之曰置玆泉本於以周急苟有所急未免權借隨即歸還毋令虧損待其漸積布至于五千米至于十百然後方可破用約已成矣乞誌于壁以示後人無忘吾言余與師舊敢以為辭雖然前人作之後人述之前

人成之後人守之前人後人必須兩身而一心異時而同力而後可也作之成之已有吾師述之守之不知何人如不得其人雖丁寧反復徒為虛文耳此記不作可也師曰吾於後人亦何敢保然則如之何曰有佛天在上當質之為證後之人或之違者必有陰誅耳余笑而諾於是乎書是年清明節記

舟行記

己丑之歲仲夏既望自鎮江圓山夜半登舟泝流至龍淵天猶未明已有松亭田居士與林州潘使君候于岸上與之俱行折旋而北晚泊古城明日至扶餘

城落花岩下昔唐遣蘇將軍伐前百濟扶餘實其故都也時被圍甚急君臣棄宮娥而走義不污于兵群至此岩墮水而死故以名之扶餘監務設食于岩隈僧舍日已午饌而小西則有磯石窮然其下淵澄深不可測唐兵既至備江而陣欲渡則雲霧晦冥不知所指使覘之云有龍穴其下衛護本國故也唐人用術者計餌而取之龍初拒而不上竟力致之石為之刓今有深廣尺餘長僅一丈自水際達于石頂者斲而爲之者謂之釣龍臺自臺而西五里許江之南岸有僧舍曰虎岩岩石壁立寺負岩岩有虎迹宛然

若岸而上者岩之西有斷崖千尺崖頭曰天政臺蓋百濟時得與天通每當用人書其名置臺上君臣具袍笏列伏于岸沙渚以俟俟天點其名然後取而用之土人相傳如此自虎岩步至其臺臺無遺址惟名聳于半空耳此所謂扶餘之四詠一方之勝境而好事之人不遠千里而至者也余鄉去此才六十餘里自少經過又非一再而不曾寓一目焉頗自謂不好事今乃當農月載歌舞盛賓客供給將百人往還踰三日其爲好事何如也雖然史失其事又無碑紀可考而事亦近怪土人之言不知信否況凡所見多

不及所聞余因記之以爲後來好事者之戒且志余過云

東遊記

至正九年己丑之秋將遊金剛山十四日發松都二十一日踰天磨嶺宿山下長陽縣去山三十餘里翌日蓐食登山雲霧晦冥縣人言遊楓岳者以雲霧故不見而還比比有之同遊皆有憂色默有禱焉距山五里許陰雲稍散日光穿漏及登拜岾天朗氣清山明如刻所謂一萬二千峯歷歷可數也凡入此山必由此岾登岾則見山見山則不覺稽顙故曰拜岾岾舊無

壘累石爲臺以備憇息至正丁亥今資正院使姜公
金剛奉天子之命來鑄大鍾閣而懸之于岾之上旁
廬棨門以主撞擊屹然金碧光射雪山亦山門一壯
觀也未午到表訓寺小憇有一沙彌導以登山沙彌
言東有普德觀音窟人之隨喜必先於此然深且阻
西北有正陽菴是我太祖所刱而安法起菩薩尊相
之所雖陡高而稍近可上且登是菴則楓岳諸峯一
覽而盡余謂觀音菩薩何所不住余所以來者盖欲
觀此山之形勝耳盍先往乎於是攀緣而登果如所
言甚愜來意欲往普德則日已向晩且不可留山中

遂由新林三佛諸菴泝溪而下暮抵長安寺宿翌早
出山自鐵原至山三百里則距京實五百餘里也然
重江複嶺幽深險絕出入是山其亦艱哉嘗聞此山
名著佛經而聞于天下雖絕遠如乾竺之人時有來
觀者大抵所見不如所聞東人遊西蜀峨眉南越補
陁者有之皆言不如所聞余雖不見峨眉補陁所見
此山實踰所聞雖畫師之巧詩人之能不可得其形
容之髣髴也二十三日自長安寺度天磨西嶺又至
通溝宿凡入山者由天磨二嶺登嶺則望山故踰嶺
入山者初不以絕險爲虞自山而踰嶺然後知其爲

艱也而嶺差低登降三十餘里陡甚謂之髮斷二十
四日至淮陽府留一日二十六日踰鐵嶺關宿福靈
縣鐵嶺國東之要害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也
故嶺以東江陵諸州謂之關東至元庚寅叛王乃顏
之黨哈丹等賊奔北而東自開元諸郡闌入關東國
家遣萬戶羅裕等領其軍防護鐵關賊刼掠和登以
西諸州人民至登州使登人覘之羅公聞賊來棄關
而走故賊如蹈無人之境一國洶洶人被其害登山
城入海島以避其鋒至乞師天朝然後乃能殲之今
余所見鐵關之險誠使一夫當之雖千萬人仰而攻

之不可以歲月得入也羅公眞小膽哉二十七日到登州留二日令稱和州三十日早發和州自鶴浦口登舟入海觀國島島去岸十里許入自西南隅水際白沙如練其上平地五六畝形若半璧中有屋基人言浮圖者所居也其上山圜若玦勢不甚高蒀草覆之又無樹木視之一土坡也舟而小西崖岸稍異其崖石則皆方直櫛比而壁立其岸石則皆平圓排列一面可坐一人然不整齊也行數百步其崖高可數百尺其石白色方直長短若一每一條其頂各戴一小石若華表柱頭者仰面而視可竦可愕有一小窟

撑舟而入漸窄不能容舟視其窟深不可測其左右
東立之石如外面更整齊其上石脚下垂者皆平正
如覆棋局若一鉅而斷之者以此觀之則非唯外面
如此盡一島乃一束方石條也其窟嶄岩使人魂悸
不可久留回舟而上又有一面如圍屏者捨舟而下
徘徊攀緣大縣石與窟無異而崖不甚高其下稍平
易其圓石排列者可坐千人遊觀者必憩息於此有
人留飲處其風作且非烟火食者所住傍崖而東南
又行數百步崖石稍異作方鐵綱盛水磨小圓石長
五六千尺一條者一條一面皆是人謂鐵綱石此其

國島之大槩者也若夫奇絶恠異之狀非筆舌所可髣髴也誠不知造化者何以至于此極也旣還浦口擧酒相賀一以獲覩勝境一以風浪不作也自浦口棹舟而入所謂鶴浦者登元帥臺百頃澄湖一螺孤嶼亦一奇觀也旣晩不可留至縣館宿九月朔踰歙谷縣東嶺欲入穿島問其狀島有竇通南北風濤相透而已然自穿島絶海而南可往叢石亭其間八九里又自叢石絶海而南可往金蘭窟其間亦十餘里舟中勝景不可言也是日微有風不可舟故不入穿島沿海邊至叢石亭通州守沈君相侯於亭上所謂

四仙峯者其石東立其傺方直大槩如國島但其色黑其崖石亦參差不正耳自其上臨視之四峯雖立峭拔斷崖嶔崟臨東濱萬里對西嶺千重實開東壯觀也舊有碑在崖上今不見遺趺在耳又於東峯有古碣剝落磨滅無一字可識不知何代所立也人言新羅時有永郎述郎徒南四仙童者與其徒三千人遊於海上此碑碣豈其徒所立者耶亦不可得考也㫰四仙峯有小亭置酒其上日已晚至通州宿通古金蘭縣故城址隅有石窟人言金蘭窟觀音菩薩所住之處明日棄舟並岸而入望見之微若菩薩形像立於

窟中以其窟深且狹故不可入操舟者曰吾居於此久矣自元朝使華本國之卿士仗節剖符於方面者下至遊觀之人無問貴賤必欲來觀每令吾舟而導之吾實厭之嘗操小刳木獨入窟中窮而後止別無所見以手捫之一面蘚石耳既出而回視之則又髣髴其形像焉噫吾之誠有未至歟抑其思想所致若所謂思成者歟余聞之頗有領焉窟東有石池人言觀音浴處又有岩石蔟蔟方寸其大多至數畝皆敧側入謂痛足岩蓋觀音菩薩足踏而痛岩爲之敧側也自金蘭至林道縣宿初三日到高城郡由通州至

高城一百五十餘里實楓岳之背其山嶄岩險絶人謂外山盖與内山爭奇壯其東南有楡岾寺寺有大鍾與五十三佛銅像人言新羅時五十三佛乘此鍾自西天竺泛海而來泊高城海岸旣又至楡岾而止焉高城南有憩房村宗山麓也由憩房陡上六十里而至楡岾余始與同遊之人約必至楡岾覩所謂鍾與佛像者行旣遠路且險馬皆瘡背病蹄或有落後者故不復登山初四日子起至三日浦浦在城北五里許登舟至西南小嶼窮窿一巨石也其頂有石龕龕中有石佛俗所謂彌勒堂也其崖東北面有六字

舟書就視之則兩行行三字其文曰述郎徒南石行其述郎南石四字則明甚其下二字稀微不可識昔州人苦其供給遊賞者斲而去之深至五寸許字畫不滅今其二字不明者蓋以是歟既而回舟登四仙亭亦湖中一島也徙倚環視則所謂三十六峰影倒湖心湖可百頃澄深瀰漫宲關東勝境亞於國島者也時無郡守其州吏開小酌不可以獨飲命舟而出人言此湖為四仙所遊三十六峯峯有碑胡宗旦皆取而沉之今其趺猶存焉胡宗旦者李昇唐之人也來仕本國出巡五道所至輒將碑碣或刮去其字或

有名者皆鎔鈌以塞之使之不[illegible]者
於寒松叢石亭三日浦之碑鷄林府奉德之鍾之類
可見也四仙亭朴君淑貞存撫時所置座主益齋先
生為之記自三日浦渡城南河過安昌縣亭宿明波
驛初五日宿高城留一日初七日主人小酌仙遊潭
上過淸澗驛登萬景臺小酌宿仁覺村舍初八日說
舟永郎湖日晩不得窮源到洛山寺謁白衣大士人
言觀音菩薩所住山下石崖有竇是觀音所入處也
晩至襄州宿明日重九又有兩擧蒭觴於樓上十日
宿洞山縣有觀瀾亭十一日宿連谷縣十二日江陵

亦。撫使星山李君侯于鏡浦方舟歌舞中流日未曲上鏡浦臺臺舊無屋近好事者為亭其上有古仙石竈蓋煎茶具也與三日浦相甲乙而明遠則過之以雨留一日出江城觀文殊堂人言文殊普賢二石像從地湧出者也東有四仙碑為胡宗旦所沉唯龜趺在耳飲餞于寒松亭亭亦四仙所遊之地郡人厭其遊賞者多撤去屋松亦為野火所燒惟石竈石池二石井在其旁亦四仙茶具也由亭而南有安仁驛日已西不可踰嶺遂留宿明日早發過驛東峯甚險至燈明寺觀日出臺遂並海而東憩于江村踰嶺宿羽

溪縣十二日宿三陟縣明日登西樓縱觀所謂五十川八詠者出至交柯驛驛去縣治三十里於十五里臨海斷崖上有元帥臺亦絶景也小酌其上遂宿驛舍十八日宿沃原驛十九日到蔚珍留一日二十一日早發蔚珍縣南十里有聖留寺寺在石崖下長川上崖石壁立千尺壁有小竇謂之聖留窟窟深不可測又幽暗非燭不可入使寺僧執炬導之又使州人之慣出入者先後之竇口狹膝行四五步稍闊起行又數步則有斷崖可三丈梯而下之漸平易高闊行數十步有平地可數畝左右石狀殊異又行十許步

一石竇此竇口益隘蒲伏而行其下泥水鋪席以防霑濕行七八步稍開闊左右石益殊異或若幢幡或若浮圖又行十數步其石益奇怪其狀益多不可識其若幢幡浮圖者益長廣高大又行四五步有若佛像者有高僧者又有池水淸甚闊可數畝中有二石一似車轂一似淨缾其上及旁所垂幡蓋皆五色燦爛始意石乳所凝未甚堅硬以杖叩之各有聲隨其長短而有淸濁若編磬者人言若從池而入則益奇怪余以為此非世俗所可褻玩者趣以出其兩旁多穴人有誤入則不可出問其人窟深幾何對以無人窮

其原者或云可達平海郡海濱蓋距此二十餘里也
初處其薰且巧借僮僕衣巾以入既出易服洗盥若
夢遊華胥蘧蘧然而覺者嘗試思之造物之妙多不可
測余於圖島及是窟益見之其自然而成耶抑故為
之耶以為自然則何其機變之巧如是之極耶以為
故為之則雖鬼工神力窮千萬世而亦何以至此極
耶是日到平海郡未至郡五里有松萬株其中有亭
曰越松四仙之遊偶過於此故名焉平海郡者江陵
道之南界也北自鐵嶺南盡平海蓋一千二百餘里
也平海以南則慶尚道之界予嘗所往還者茲不錄

六

睩亭先生文集卷之五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寧州懷古亭記

至正己丑之閏余自韓道寧以如京其守成君乞名州亭曰昔我太祖將征百濟有術者言若於王字之城三龍爭珠之地築壘觀兵則統三為王可立待也迺相風水迺營此城駐軍十萬卒能取甄氏焉其屯營之所曰鼓庭郡乘所載者如此舊有亭在鼓庭俯官道所謂爭珠之勢實在字下而王字者乃其山形也吾病其亭廢陋且失其名今已撤舊擴而新之幸

名之使人知此亭之作非苟然而已余鄉距此僅餘三百里其經過者固亦屢矣寧之為寧余知之矣民無定業吏無定居奚暇理亭榭哉丙戌之春奉使而來時則有李君龜乙為之守化草萊以成田芟荊棘而開道余知其良吏也去歲秋又覲省而歸則今成君為政且半年矣視李君之理殆過之下車數月盡得民情利則興之害必務去劭農勉學均科敉荒以次而舉民既脫服則出令曰而知而生之所自乎此乃興王之地故太祖之祠宮在焉今其殿宇圮陊上漏旁穿無以妥靈敢曰顧享為人而不知報本是不

虔也館舍公廨所以奉賓客嚴官府也今皆荒廢不
理是示其慢也不虔且慢則有常憲非惟守土者之
責雖爾人民亦安得逭其誅皆曰惟命於是舉一邑
之人無問豪強户役而均程之度材陶瓦先新祠宫
禮殿齋房一皆輪奐乃安神棲乃肅祀事次及館廨
且脩且作且勸且董期以今年農隙必欲訖工無一
不完者適聞國家新政當先除吏乃曰吾將去汝且
可休工最其材瓦之數書而藏之且戒封[illegible]毋有所
失以待新官以畢吾志既又謂玆亭據一州之勝當
四達之要不可不作剋日而成噫成君以此州有祖

王之遺愛進贍肖顔儼然創業之姿克敬克悚退游
鼓庭杳爾行軍之迹永懷永慕敢不竭其心力以報
本復舊爲務乎故其施爲如此余故以懷古名其亭
亭之作雖小不足書然曰是可見其餘故并記之成
君名元揆昌寧人東韓名家東菴之外孫是月初九
日記

韓州重營客舍記

至正己丑秋雨甚馬山客館南廊壞雨既霽農亦隙
州人欲修之郡守朴君曰非惟南廊雖廳廡幾圯陊
盍一舉新之州人謂地不産材尋尺之木於宅山百

里外取之而又居吾土者多蔽于權豪誰肯為吾役
君曰第為之何有且曰不去舊屋人將不分則一朝
而盡撤之州人始疑且憂君適量吏才其能者則畀
之大屋而多其夫拙者少之既分幹之則令之曰古
人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爾之所以衣食茲土
而無無聊之歎者皆上之賜也凡賓客之來大則布
天子之德音小以須國令而邦本是恤則茲館宇之
設其究為民也今者之役非佚爾之道歟況其故制
猶褊且將頹壓無以奉使華而聽詔令郡守惟不敬
是懼安敢怠敢違者罰於是籍戶出夫雖免老稚航

海取材不憚險遠率錢而助簞食以餉者摩其肩從以其年之閏續數閱月廳房廊廡結構既周時方寒冱不可塗塈姑令寢工迨明年春仲功將告訖不高不庳以稱面勢不侈不陋以適時宜始之疑且憂者終焉悅服昔之豪猾今後順指又以為州官視事之堂祭書庫藏之所不可以不作規畫已定矣君適代去用入茫然如失怙恃君亦能哉余少長鄉里知民之禍福實繫于守令於吾鄉益見之比在華轂聞吾吏民往往竄伏而邑塗荊棘賓客無所歸郡守莫知所為懷印而去余喟然曰此非獨吏民之罪守土者

亦不得逃其責丙戌之春承詔而歸時則有李君資
為政伊始馭吏臨民俱有條法一境之人拭目成效之
曾未半歲召官于朝李君自長繼政益勤知無不為
則以國制守令之居謂之公衙此州之守無所於寓
寓於民家何以州為命其州吏分曹部役不日而成
又將館宇以次脩葺俄以家艱去郡朴君之至能兼
二李之才數年之間利興害除事集民和實非前日
之韓山也又能待人以誠意接賓無惰容至於供需
之物牀褥什器之微皆致完絜然其取足於公帑贓
物而無一毫斂及於民故其聲譽藹然冠於一方余

鄉人也慈侍之余幸獲見聞今因館舍之作略書大槩噫自今踵君者一以君為法而功之未完事之未已者卒能成之則不憂不為良吏矣君名時庸字道夫密城人由科第任文翰拜監察糾正例出為州云

庚寅三月日記

清風亭記

至正己丑夏四月覲省還鄉行次樂生驛廣牧白君和父走書而邀之且曰官舍之北得古清風亭基作四柱屋實一州之勝請記之余行忙姑復之曰後當如京可一至而寓目焉為記未晚也明年至廣則白

君已召還而李君某代任半歲矣時方酷熱氣息如縷乃登所謂清風亭倚柱而披襟精神清爽毛髮蕭颯如蟬蛻溷濁而出乎塵埃之外李君置酒從容言曰四柱之制簡則簡矣朝夕陽暉東西雨脚坐客病焉余翼其兩旁而作南榮各五尺北亦如之稍廣且深既圬而將丹碧之而子適至盡舉觴落之而書歲月以志余既許白君矣乃問亭之廢幾年而父老無有知之者則今之起廢實同於剏新春秋書作有謂不宜作者又謂魯長府何必改作聖人垂教之意微矣余觀廣之為州三面皆高山址雖曠遠地勢亢下

公廨民居如在井底賔客之来寧病于卑陋而不知跬歩之間有此爽塏則此亭之作當不在貶例余於是書若夫清風之義白説盡之余不復贅白君同年李君執友為政俱有廉勤聲庚寅仲夏記

碑

大都大興縣重興龍泉寺碑

至元三年四月朔典瑞使申公當住謂予曰頃奉太皇太后之命重興龍泉寺之佛殿買施之田俾收歲入資長明燈用託佛乘為皇帝太后皇后太子祈天永命集千休祥仍命高麗戒明禪師主其寺乞文本

未以示方來余嘗知遇於申公重違其請迺摭而叙之曰佛氏之道行於天下者久矣迨我聖元奉事彌謹恭惟太皇太后夙尊是教自文皇晏駕之後尤切歸崇供佛飭僧惟日不足而凡張皇佛事悉委之申公焉公昵侍帷幄久承寵眷孜孜奉佛圖報上恩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歟茲寺之修雖其微者亦不可不書也寺在大興縣之崇壤南鄉距縣治八十餘里不知剏於何代有圓哲法師者重營之今之佛殿六楹實金大定二十三年之所立也國初燼於兵而佛殿獨存蓋有劉氏塑法報化三身文殊普賢

四智菩薩觀音大士三千六化之像有禱輒應巖之
不災豈其靈異也哉師示寂於泰和末厥後祥登德
目智叚相繼主之寺舊有田六百畝今所施者二百
畝以其有是也好利之徒務為爭奪延祐丁巳有顯
琛顯進者以寺歸之站班達法師已而師還西域蜀
中政院使李信為外護李公為琛進新丈室僧房香
積之廚且將新其殿宇適以事去託之申公與其姪
僉湖北道廉訪司事崔伯淵申公謂僉事之子戒明
曰吾嘗父事中政公而師又公之親新是寺而以師
主之是能成公之志矣於是承內旨施楮鏹四萬五

千以重興之時站班達之法嗣永古魯崇站八灘来
自西域将復居之聞申公之為欣然志合捐泉幣八
千貫相其費而不有其寺焉噫皆師之重營也集檀
家之施鑿衣鉢之儲為山門久遠之計者為如何也
師沒數百年居是寺者惟知争利而未始有任興復
之責者有如李公倡之於前申公和之於後定主席
以杜争端而戒明師又克尸之新其室而豊其資永
為甲乙之傳使山門有頼佛事重光是又可書也予
聞佛者以虚無為宗慈悲不殺為教其言曰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盖其為教雖不切於世治苟能推廣是

心使一世之人皆知好善惡惡躋于仁壽之域則豈
曰小補之哉此佛道之所以久行於天下歟是宜銘
銘曰
先王立教惟道之中禮導刑驅莫牖顓蒙佛氏之説
妙有真空慈悲化誘鮮有不從緜歷漢唐其教日豊
聖元有興是信是崇塔廟相望夷夏攸同燕山之陽
易水之東寶刹將倒居僧迺恫惟皇太后夙慕玄風
出錢内帑俾立新功孰尸厥事允也申公申公居内列
克謹克忠昔事文皇寵遇中宮乾坤洪造俯仰䀌躬
冀憑妙乘以表微衷翊賛皇圖天地相終刻詞于石

傳信無窮

金剛山長安寺重興碑

聖天子龍飛之七年皇后奇氏以元妃生皇子既而
儷壼儀居于興聖之宮顧謂内侍曰予以宿因蒙恩
至此今欲為皇帝太子祈天永命非託佛乗其何以
哉凡其所謂福利者靡所不擧及聞金剛山長安寺
最為殊勝祝釐報上莫玆地若也越至正三年出内
帑楮幣一千定俾資重興永為常住用明年又如之
又明年如之集其徒五百施衣鉢作法會以落其成
廼命宮官資政院使臣龍鳳戴本末于石以詔方來

遂命臣穀爲之文謹按金剛山在高麗東距王京五百里茲山之勝非獨名天下實載之佛書其華嚴所說東北海中有金剛山曇無竭菩薩與一萬二千菩薩常說般若者是已昔東方人未之始知而指為仙山爰自新羅增飾塔廟於是禪龕遍於崖谷而長安寺居其麓爲一山之都會也蓋刱於新羅法興王而重興於高麗之成王噫後法興四百餘年而成王能新之自成王至今亦將四百年矣而未有能興復者比丘宏辨見其頹廢與其同志誓於所謂曇無竭曰所不新茲寺者有如此山即分幹其事廣集衆緣取

村於山鳩食於人儌面雇夫礲石陶瓦先新佛宇賓
館僧房以次粗完而費猶不給則又嘆曰世尊作祗
園孤獨側金今豈無人顧不遇耳遂西游京師事聞
中宮而高資政主之又力故其成就如是竊惟乾竺
之教與時興替昔我世祖皇帝是崇是信列聖相承
而光大之今上皇帝繼志述事尤致意焉蓋聖人好
生之德佛者不殺之戒同一仁愛同一慈悲也中宮
之觀感有所自矣且古之施德於天下者莫如五帝
三王垂教於後世者莫如孔子以今觀之帝王之廟
食者幾希孔子雖有廟而限於禮制籩豆薦奠皆有

常數其徒之食僅取足焉唯浮圖氏其宮在處處者
碁布星列殿陛之嚴金碧之飾視王者之居香火服
食之奉視封邑之入是其感動于人者實深以廣茲
寺之興宜也凡為屋以間計之一百二十有奇佛殿
經藏鐘樓三門僧寮客位至於庖湢之微皆極其輪
奐像設則有毗盧遮那左右盧舍那釋迦文巋然當
中萬五千佛五十三佛周匝圍繞居正殿焉觀音大
士千手千眼與文殊普賢彌勒地藏居禪室焉阿彌
陁五十三佛法起菩薩翊盧舍那居海藏之宮皆極
其莊嚴藏經凡四部其一銀書者即皇后所賜也華

嚴三本法華八卷皆金書亦極其賁飾至若舊有之
田依國法以結計之千有五十其在成悅仁義縣者
各二百扶寧幸州白州各百五十平州安山各一百
即成王所捨也盌盞在通州林道縣者一所京邸在
開城府者一區其在市廛爲肆僦人者三十間凡其
錢穀什器之數有司之者不載自泰定間重興檀越
如中政使李忽篤怗木兒諸家列其名氏于碑陰銘
曰
有山露骨嶄嵓突兀名金剛兮貝書所著菩薩住處
亞靖涼兮吹噓烟雲輪囷絪緼發神光兮鳥獸其馴

蟲虵其仁草木香兮釋子卓菴梯空架巖遥相望兮
長安精舍居山之下大道場兮肇基羅代屢其歳壞
時不常兮天啓聖神世祖之孫君萬方兮徳洽好生
熙濡含靈慕空王兮於惟膚后體坤之厚承乾剛兮
歸心身毒取彼妙福奉我皇兮惟此福地仙佛奥秘
紛産祥兮一人有慶天其申命壽無疆兮明兩作離
永固鴻基與天長兮后謂内臣惟彼法身其化彰兮
既新其宫宜紀其庸俾無忘兮有石峩峩于山之阿
勒銘章兮

大崇恩福元寺高麗第一代師圓公碑

武宗皇帝歸崇佛乘肇興梵刹于都城之南仁宗皇帝踵而成之以皇慶之元畢其功廼命諸方韻釋自其年冬開堂講法高麗瑜伽教師圓公領其徒入居之駐錫凡二十九年至元庚辰二月十八日示寂于無虧之堂越五年甲申秋其嗣法高弟玄印等三十餘人成其浮圖又謀載道行于石謁文於予曰有生必有死人之常理也養其生送其死人子之至情也子之於父母弟子之於師其道一也孔子殁弟子衰三年猶有廬于墓而不能去者夫以孔子之有後而其門人若是況吾佛者絕人倫以傳法為嗣其於慎

終之義為如何也昔釋氏之示化著地右脇示有終
也歛之金棺示不薄也則雖外死生而其慈孝之教
未嘗不寓於其間自吾師後而他人入室使吾徒蕩
析至今五閱歲而始克藏焉此所以痛入骨髓而不
敢一日忘焉者也予其銘吾師吾師雖沒而有不亡
焉者矣予舊游師資間敢不諾而銘諸公諱海圓俗
姓趙氏咸悦郡人父揔校監門衛大護軍奭母完山
郡夫人李氏生而端莊天姿慈祥舉止異凡兒父母
嘗曰此兒若不為大官當為大福田年甫一紀投金
山寺大師釋宏雍髮學其法日有所進流輩莫敢望

甲午春登選佛科住佛住寺大德乙巳安西王聞高麗僧戒行甚高請于成宗遣使招致之公應其命入覲仍從安西王于朔方北俗不事耕種以畜牧為生食肉飲汁而衣其皮公居其間再寒暑寧忍飢絕不茹葷持戒律益堅王愈重之丁未冬奉武宗之旨率徒弟食公廩春秋時巡則令扈駕仁廟繼極命居是寺恩遇益豐道譽益著迨天曆初賜楮幣二萬五千蓋所以寵異之也本國之王尤加尊禮䟽請遂住百濟金山寺錫號曰慧鑑圓明遍照無礙國一大師封重大匡祐世君榮耀宗門冠於一時公處心寬和行

已感重人之見之莫不愛敬於其所謂唯識之論已通大意不與人諜諜爭辯人亦不敢難詰且好容無貴賤邪正待之如一賓軒常滿談空說有亹亹忘倦入不償費香積或不繼而囊鉢蕭然沒之日無留資焉享年七十有九嗚呼真所謂福田歟予於元統癸酉偕計而來寓公別院報恩僧房故知公熟今之來公沒已踰年而其徒散而之四方予不能不慨然且憫其學佛者猶事豪奪山門而不知恥曾不世俗之若也印師輩既能復而有之痛其喪事之緩而克成之不惟能繼其志而報其恩又推其行而垂之無窮

是宜銘銘曰

皇矣聖元軼漢跨唐憲章古帝崇信空王煌煌寶刹
創自武皇迄于仁廟供具畢張時維圓公受命開堂
麈揮花雨衣襲天香公謂其徒無或怠荒竭民之力
爲此道場我廩繼粟彼厭糟糠汝如徒餔非癡則狂
其徒歛衽罔敢不蘉崇恩福元幾三十霜忽焉厭世
示之無常詵詵高弟白眉最良山門有託宗派相當
彼昏不知乃敢欲攘天道好還降之咎殃青氊復舊
錦袍增光屹爾浮圖有崒其藏面勢孔堅神州之陽
人言釋教超出三綱孰謂其徒克存其亡既報其德

又流其芳凡百後嗣視此銘章

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六

無[illegible]森

天